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一五二回 布衲袖中欽差小住 水晶宮裡太子遭殃

話說張欽差被濟公領進暗室廂屋裡面，濟公轉身就走，那廂屋門自然關上。又聽鐵柵欄口有人喊道：「張允明你認識濟公和尚嗎？」張允明見喊掉頭一看，原來不是濟公，但見一個黑臉黃鬚的妖精，眼光碧綠。張欽差暗道：不好了！上了妖怪的當了。但事到其間，怕也無益。便大著膽罵道：「狗妖精！你欺侮皇上的欽差，這還了得！若把我早早送出，還可從輕議罪；如其敢於放肆，竟將我陷於此地，我張允明無論死活，定叫你這狗妖精遭五雷擊死！」那妖精聽說大笑道：「張允明，我明告訴你罷，我老竈一族世居此地，不曾有人膽敢同我為難，今你奉了皇上聖旨，監修壩工。你想出石灰竹籤毒計，將我五大支的子孫，□數萬了死於非命！我若不因你王命在身，神人保護，登時已讓我吃個飽肚子再走。也罷！你就安心適意的在此守守罷！我老竈去也！」說完，把腳一頓，登時不見。計算起這個時刻，卻然就是濟公聖僧在金山江天守門口的時刻，被張夫人進香觸動這事。就把神光一按，心下早經明白。因想道：好在這個老竈，雖把張欽差誘入暗室，一時尚害他不動。目今壩工要緊，倒已經將近合龍，若因此暫停工程，假使風浪一衝，不免前功盡棄。我何不如此如此。主意想定，就借了縮地法到了將近河工的地段，收起法術變做個張欽差的樣子，走進工程所，就連夜的代張欽差把壩工辦竣。裝做要睡覺，隨即就回了龍王廟。走進房裡，候著親隨各人皆熄燈安息，他便悄悄的從大殿東角門走上了小樓，進了神龕小門，穿過夾巷，一層一層的下了樓梯。走到明間，不覺「噯喲」歎了一聲，罵道：「狗妖怪你也太厲害了！」一言未了，只聽裡面張欽差喊道：「你快來救我！」恰巧初九半夜，殘月還未落盡，濟公見喊，就連忙走近鐵柵欄口。張欽差一見濟公，便垂淚說道：「我張某為國為民，遭妖物仇恨，昨早他化做聖僧形像，把我騙到此處。如今兩晝夜水米不沾，並坐臥的地方都沒有。望聖僧趕緊搭救，我張某死不足惜，可憐壩工指日可完，竟教半途而棄。聖恩未報，死有餘辜，母老子幼，家門誰掌？」說完竟嗚嗚的哭起。濟公道：「不必哭不必哭！有俺來此，還愁不得出去嗎！還有一件喜事告訴你，俺昨早就已經到此，因你陷於此處，救也不及，故代你催督工人連夜的已將兩壩打起。」張欽差聽說，在裡面便就地碰了一個響頭。濟公道：「不可不可！你曉得這是我最低喜歡的。你好好聽俺說，俺還有要緊事呢，同你為難的是一個癩頭竈精，他因子孫皆被你傷盡，所以欲報此仇。這老竈神通廣大，就是那日盜走聖旨也便是他。他同龍王太子有八拜之交，你在這個處所，他並問龍王太子借五雷龍火罩，將這間屋罩住。他存心以為有人來救你，觸動龍火，暫時便雷火齊到，你也沒命，救你的也沒命。你在此還要耐點性子，俺還要到龍宮裡去走一趟，同那龍王赦光赦老頭子敘一敘禮，約作天亮的時候，便來救你出去，你放心罷！」說完，作起縮地法，登時不見。

張欽差此時又喜又憂，喜的是壩工已竣，聖僧已經到此；憂的是聖僧去進龍宮，不知可能暫時就來解救？假或不得應手，我允明顯不被五雷龍火罩炸死，也就白白的要餓死了！想了一會，就盤膝坐在地下打起盹來，覺到走出廟外，信步前進。走了一會，到了一個處所，只見一片雪亮，照耀入眼。再為仔細一望，原來一個曠野遍地皆墁的水晶，抬頭朝天上一看，但見東角上一派綠漫漫的微微露一個盤籃大的朱紅丸子，或上或下跳個不住。再朝腳下一看，一個半面頭的涼月蕩蕩漾漾的也是搖動不定，心中好奇異。又走了半息，見南面露出一帶的樓台殿閣，高爽華麗自不必說，但那下面的牆、上面的瓦，沒一處不是金光綻綻、翠色潋潋。正然望著殿閣朝南走去，已到了後身圍牆，忽見濟公從西邊圍牆繞出。向他招一招手，他便到濟公面前。濟公便一把提起了他，望那件破衲衣大袖裡面一納，此時張欽差就同坐在布兜子上一樣，晃晃的任憑濟公前進，但是暈頭暈腦不見天日，覺到悶人不適。恰巧那日在金相府被筷子在衣袖上戳的那個洞，到今日並不曾補好，就此微微透了些亮光。張欽差使用手繃開，把眼睛就同看西洋鏡樣的朝外面望。但見濟公走到一處朱漆紅門，兩旁用那白玉雕成的獅象麟吼，一邊兩隻，足有人高；門頭上豎著一面直額，金邊翠玉當心，用那彈丸大的珠子蟠了「東海龍王府」五個大字。門裡一邊站了個黑面龐，黑盔黑甲、又矮又胖一個將官，手拿一對鐵錘；一邊站了個青面龐，銀盔銀甲、尖頭尖腦的一個將官，手拿一桿銀槍。

濟公走進門裡，那胖子就上前阻住，用那鐵錘指著濟公的鼻頭罵道：「瞎眼的禿驢，這是什麼所在，就能讓你亂走的嗎？」濟公見說。也就帶玩笑的罵道：「你這個瘟龜，倒很會放肆！俺此時也沒功夫同你講，俺馬上自然叫你家敖老頭子，把你這擊畜的硬殼分成□三片，給俺和尚帶回去墮毛廁去！」那胖子聽了大怒，舉起雙錘就向濟公攔頭打下。濟公用手一指，但見兩隻錘就同長了翅膀一樣，不曉得飛到那裡去了。跟手濟公把胖子抓住，望下一背，弄了他一個狗吃屎：背脊朝天。濟公就提起雙腳，朝他背上一站。突然西邊的那個青果頭，見自家人吃了和尚的虧，他就同鬻子不怕雷樣的，舞動銀槍跑得來當心就刺。濟公笑道：「好乖乖，你來得好，俺和尚正是想著你呢！」候他槍頭近前，便一把抓住了他的槍，順手把支槍圈了一圈，把那青果頭弄了一個頭朝地腳朝上。濟公忙把支槍「當」的向旁邊一擲，就勢抓住了他的兩隻腳，拎懸了空，縮縮的一頓抖。張欽差在袖中看得親切，覺得倒有趣：一個被濟公拎在手裡倒樁著頭，那嘴裡涎沫直滴；一個被濟公踹在腳下，那個頭頂伸出有一尺多長朝上面拗，那手兒腳兒的在地下一撐一撐的，卻然兩個口也不開。正然苦苦相持，又見裡面走出一個巡奴，肩上一豎著一面順風旗，走近門前望了一望轉身就走。轉眼之間，裡面又跑出一人，頭戴鮑魚巾，身穿青線繡紋短褲，披了一件黑點健皮外褂，一搖二擺的走出，朝濟公估量了一陣說道：「大和尚，你到這裡有什麼事？」

濟公見他來語平和，便回道：「俺來同你家敖老頭子叙理的。」來人道：「敘理只管敘理，那你跑進門就打人，這不是有理也弄做無理呢？」濟公笑道：「你這人說話倒很在理。」就此便把手上的那青果頭丟下，腳下的那胖子放起，就向來人道：「你家的人都繞過了，你家敖老頭子此刻在那裡？告訴俺，讓俺好進去同他說話。」那人道：「但有一層，可惜你大和尚來得不巧，今天老王爺龍體不安，未曾出外。和尚若不相信，現今大太子代理朝事，剛剛還坐在朝上呢！」濟公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俺就且同這個小龜頭談一談也好。」說著，就往裡走。那人又道：「和尚且莫忙，讓我先到殿上啟奏一聲，候個回信，再為進去。」濟公道：「好大規矩！俺和尚不耐煩。」就此歪歪斜斜直往裡走。

將近正殿，但見鬻元帥、蛟丞相站在班頭，以下挨肩的站了無數的文臣武將，中間坐著一位少年龍王，頭戴雙龍金盔，身穿繡龍黃袍，腰束銀繡，同兩旁的人在那裡問話。濟公才到丹墀，只見西邊一個人橫走過來，東邊一人伸出兩隻無長不長的膀子，將濟公攔阻道：「不奉詔諭，擅行登殿，該當何罪？」每人伸出兩個指頭，就想來鉗濟公的耳朵。濟公一看，便大喊道：「你們殿上的這班擊畜，不是瞎子還是啞子，怎麼看著手下的人放肆，連屁也不放一個？」但是龍王大太子坐在上面，看見濟公走來，心裡估量道：「我聽說西湖出了一個濟公聖僧，法力廣大。這和尚瘋瘋顛顛的樣子，倒同人形容他的蹊景有些彷彿，這來的和尚莫要真個是他？且聽說此人不大好惹。」心裡就想客禮相待，請他上殿來問他：到此所為何事？不料還未傳旨，就聽和尚在下面鬻子瞎子、擊畜長擊畜短的大罵，不由的無明火起，就將手上捧的那柄玉圭，直朝和尚打來。和尚笑嘻嘻一手就將他接住，望自己袖中一撻，說道：「張大人，來了一樣寶貝了，請你收著罷！」

龍王太子聽得他喊張大人這樣說法，就觸到老竈借五雷戈火罩那件公事上，心中又驚又氣。又見那鬻元帥袖手旁觀，便將案一拍，指著鬻元帥罵道：「你這奸賊！人家俗說的『養兵千日，用兵一時』。今日有人鬧到金殿之上，你動也不動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鬻元帥聽見，連忙出班俯伏丹墀奏道：「臣該萬死！但臣聽見百靈潭黑家道姑說過的，這位濟公聖僧法術通神，上天下地沒一個是他的對手。我們水部之中本領不過如此，何能造次同他為難！假或事情弄大了，他叫下界皇上奏知五帝，那時連老爺都不得了，臣所以不敢放肆！」龍王太子大怒道：「你這沒用的東西，慣會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。我倒單不相信！」說著，便將殿中的一個水晶球取下，直向濟公打來。濟公又隨手接住，向袖中一納，又說道：「張大人再交代你一樣！」龍王太子見濟公毫不費事，連收他兩樣寶貝，曉得他法力高強，就把身上佩的制神劍拔出，走出寶座一飛，舞到了殿外，認定濟公一手砍到。濟公一看，

但見他寶劍之下金光繞繞的，曉得這口劍非常利害，忙把身子一閃，讓過此劍。便將靈光接了一按，便說道：「小孽畜！俺且交代你：你這口劍雖然利害，卻奈何俺佛家不得。俺今到此，已讓過你三次，莫疑惑俺和尚是好欺的，你委實不知進退，那就怪不得俺和尚了！」龍王太子大笑道：「賊禿休得狂言，你有什麼本領只管使出來便了！」濟公道：「好的好的！俺且使一點你嚐嚐滋味看！」當下用手朝他那口劍上一指，念了六字真言，忽然那口劍比泰山還重些，把龍王太子墜倒在地；有兩個指頭不曾褪得及，被那劍壓住，就同生了根一樣，再也褪不出來，急得在地上亂滾亂嚷。濟公走近一步，對著他拍手頓腳的笑道：「嚶啞不好了！你這發的個什麼毛病呢？」

此時蚊丞相見鬧得不成人境，連忙走進後宮。只見一個鱧魚婆子在那裡煎藥，見丞相進來，隨即迎上問道：「丞相爺此時進宮有什麼要緊的事件？」蚊丞相道：「老大王現在那裡呢？」鱧魚婆道：「就在東邊水晶簾裡等候吃藥。」蚊丞相也不及傳報，一逕向東邊直走，遠遠看見水晶宮裡，老大王果坐在一張蜂藤的靠背椅上，兩個美人魚的使婢在那裡代他理須。蚊丞相搶了兩步，走到殿口，一手將水晶簾輕輕消了一半，旁過身來走到帝裡，忙跪下奏道：「啟上我王，大事不好！現今殿上來了一個和尚，臣並認不得他。據鱉元帥說，是臨安西湖濟公聖僧，走上殿來破口亂罵。雖不像孫行者當年那樣蠻野，本領卻也不弱。大太子千歲先用手上的玉圭打他，被他收去；後用水晶球打他，又被他收去。末了便拔出制神劍，走出殿外砍他。不曉得他用了個什麼法子，突然那口劍望下直墜，連大太子都被他墜倒，巧巧把兩個指頭壓在劍靶這下，再也掙脫不出。臣恐怕千歲龍體有傷，所以特來奏知我上作主！」老龍王聽說大吃一嚇，此時也不論有病沒病，站起要望外就走。忽然又向墳丞相問道：「朕且問你，這濟公聖僧你們可曾查點他來做什麼事嗎？」蚊丞相道：「並未查點。」老龍王怒道：「你們這班人皆是糊糊塗塗。朕聞濟公這位和尚人品極正，他既到來就當查點他所為何事，何能輕易動手。朕的這不孝畜生，他叫做少不更事，你們怎麼也是這樣，不是一個笑話嗎？」蚊丞相被說得面紅耳赤，無言可對，也便站起跟著老龍王走出，直奔外殿而來。

不料才出得暖閣門，就聽殿外天井裡哭聲也有笑聲也有。老龍王跑出殿外還未開口，只見濟公迎上一步說道：「敖老頭子你來了麼？你望望你家這條小龍兒得的一個什麼病？怎麼這麼大的一個人，還會睡在地下哭哭鬧鬧的打個滾呢！」龍王聽說，又羞又惱，便向濟公說道：「聖僧不必取笑，逆子不孝，忤慢聖僧，待我來治他的罪。聖僧不必計較！」隨即喚過刀斧手說道：「你們替我把太子捆好，拖到外面斬掉了罷！」當下就轉過兩名刀斧手來捆太子。只見殿上兩邊一眾的文官武將，文的由蚊丞相起，武的由鱉元帥起，皆拖拖拉拉的跪下，「通的，通的」把些頭碰得怪響，皆要替太子求情。但不知老龍王可能准大眾情面不殺太子，且聽下回分解。